新闻观察

镇江香醋海外维权的启示：

面对恶意抢注 中华老字号要敢于说不

本报记者 宋佳烜

2010年岁末，镇江香醋在历时半年的海外维权行动中取得完满成功。作为我国继2009年同20多个国家签订国际合作机制后第一个通过这一机制解决纠纷的案例，不仅成为国内各大企业尤其是老字号和民族品牌在品牌国际化道路上的楷模，更是被国家工商总局作为“商标保卫战”的典型案例申报到了国务院。

镇江香醋俺都吃了这些年，咋就成了韩国货？

王致和德国代理律师菲梭维特克手上举的正是德企侵权商标

争分夺秒的20天

2010年6月3日，镇江市醋业协会从一个外贸客户那里得到信息——一名韩国人向韩国特许厅提交了镇江香醋的中文、韩文商标注册申请。韩国特许厅已经受理了注册申请并公示，公示截止日期是6月23日。一旦镇江香醋商标在韩国注册成功，镇江香醋将无法出口韩国。更加严重的是，如果商标所有人进行领土延伸或单一国家注册，镇江香醋还将失去所有商标注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这无疑将严重影响镇江香醋品牌的国际化进程。

6月4日，镇江市醋业协会紧急发函给国家工商总局，请求帮助和指导。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对此案高度重视，迅速同镇江市醋业协会知识产权部取得联系，告知务必在公示期之内提起商标异议，其他复杂的证据材料以后再补。经过多方努力，就在公示截止的前一天，镇江市醋业协会通过商标代理机构向韩国特许厅提交了异议申请书。

除了镇江市为保卫其明星品牌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努力之外，国家工商总局也通过同韩方相关机构以及韩国驻华使馆相关负责人的对话，充分利用中韩两国于2009年签订的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效力，尽全力进行了繁琐复杂的艰难交涉和协调。10月26日，韩国特许厅做出裁定，驳回韩国公民的商标申请，支持镇江市醋业协会的异议请求。那位申请注册镇江香醋商标的韩国人对该裁定没有提出申请复审，镇江市醋业协会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从王致和到镇江香醋

这场艰难的海外维权以我方的全胜告终，镇江香醋也以此为契机制定了更加全面的品牌国际化计划，提出围绕企业商标国际注册、商标国际保护和自主品牌国际化三个关键环节，大力推动镇江自主国际品牌建设的目标。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机构上下同心，利用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来维权的方式也加快了商标保卫战的取胜速度、提高了获胜把握，比起2009年经过艰难博弈从德国人手中夺回来的“王致和”要显得麻利许多。

王致和的海外维权始于2006年，而抢注其商标的德国欧凯公司却是从2005年开始就已经对商标进行了注册。经历了长达1年的时间，王致和竟然是在2006年准备自己对商标进行国际注册时，才发现了这一情况，维权行动持续了两年零三个月之久。再说镇江香醋，竟然是在一名具体姓名不详的韩国人登记注册后，公示截止日期的最后20天，才从一名外贸客户那里得知这一消息。中华老字号的维权为何总是处于这样窘迫和被动的地位？为什么外国人总是能够钻到空子抢注我们的品牌商标？

带着这样的疑惑，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商标法律事务部主任王韧律师。王韧告诉记者，其实类似王致和和镇江香醋这样的老字号品牌商标，在国外遭到抢注的事情并不少见。很多企业因为担心影响到自身公众形象和信誉，选择了默默承担支付给抢注者商标使用费和赔偿金，而不希望抢注事件被媒体曝光，颇有些“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郁闷。

据王韧介绍，因为商标权不是以使用的先后为基准，而是具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所以只有在这一国家进行过商标注册，才享有在该国的商标使用权，这一特点导致了国际上商标抢注事件频发。随着中华老字号，尤其是中华饮食产品在国外的日益走红，很多外国公司和个人非常看好这些老字号在该国的发展，于是采取“放水养鱼”的方法，进行商标抢注，即提前注册这一商标，等到该品牌在该国发展到一定规模，利润逐渐升高之时，再亮出自己的商标权，以攫取高额的商标使用费及赔偿金。

抢注风险可以规避

王致和和镇江香醋的两次惊险过关，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内的企业敲响了警钟。中华老字号的无形资产是无价的，然而由于国内企业大都不太重视保护企业的无形资产，往往只有当企业准备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时，才发现自己的商标已被抢注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夺回商标使用权，就必定要付出很多的人力和财力。

王韧表示，有着百年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同新兴产业不同，由于他们的商标往往已经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无法做到在商标首次发布前就提前做好相应的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战略，因此，这类企业更应该及时做好商标的海外预警工作，及时检索自己的商标在国外，尤其是商品未来发展目标国家的注册状况，将抢注事件扼杀在摇篮中。此外，还应该积极准备“副商标”，并建立好副商标同原有商标的关联性。在遭到商标抢注的国家，及时启动副商标，这样既能避免向抢注者支付不必要的费用，又不会影响产品在该国的推广。

镇江香醋的胜利虽然是可复制和可借鉴的，但是这种被动的维权方式并不值得倡导。民族品牌和老字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应该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他们需要的不再仅仅是文化积淀和优秀品质，更需要巩固品牌的无形资产，尤其要提高商标的国际保护意识。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优秀品牌，在国际化竞争中仍然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不是在“名分”被外国人抢走之后，才慌慌张张地开展维权工作。

来来往往

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

本报讯 应巴基斯坦经济事务部邀请，中国青年代表团一行100人于1月7日抵达巴基斯坦，开始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

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在会见代表团时表示，2011年对巴中两国而言是特殊的一年，“巴中友好年”活动已正式启动，两国将举办各种活动共同庆祝建交60周年，相信通过这些活动，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传统友谊会进一步加强。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助理倪健表示，中国青年代表团由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组成，希望他们利用这次机会更多地了解巴基斯坦，为推动两国友谊做出贡献。

2006年，中国政府提出5年内邀请500名巴基斯坦青年访华。巴基斯坦政府也随后提出邀请500名中国青年代表访问巴基斯坦。作为中巴两国庆祝建交60周年的第一项活动，中国青年代表团到巴访问具有重要意义。据了解，巴基斯坦青年代表团也将随后访问中国。（辛 桦）

2011“中欧青年交流年”将办

本报讯 1月9日，2011“中欧青年交流年”形象大使名单公布，郎朗、姚明、周迅等成为“中欧青年交流年”中方形象大使。形象大使名单的公布，预示着2011“中欧青年交流年”即将拉开帷幕。

“中欧青年交流年”是中国政府与欧盟首次合作开展的大规模青年交流活动，旨在进一步促进和深化中欧伙伴关系，增进中欧青年之间的理解和友谊，鼓励青年关注和支持中欧关系发展。交流年活动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与欧盟委员会共同牵头主办。贯穿全年的交流年活动共分为旗舰活动、伙伴活动、重点活动、媒体宣传活动4类，分别由中欧政府机构、青年组织、社会组织、媒体和传播机构等实施。

据悉，2011“中欧青年交流年”欧方开幕式即将在欧盟总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届时，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将组派由各界优秀青年代表组成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一行100人赴欧访问并参加开幕式。（宗 荷）

日本观众欣赏“来自中国的色彩”

本报讯 （驻日本特约记者石永菁）作为日本东京中国文化中心新年伊始的第一个展览，“来自中国的色彩——中国青少年书法美术大赛获奖作品展”于1月6日拉开了帷幕，为日本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新年问候。展览旨在使日本观众近距离地了解中国青少年的所思、所感，进而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及两国青少年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艺术交流。

本次展览展出了在第四届中国青少年书法美术大赛中，18岁以下获奖者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广泛，既有反映身边人物及景色的作品，也有研习中国传统水墨画的习作和书法作品。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包括水粉画、版画、水墨画、剪纸以及一些特殊材料创作的作品。结合每位作者的切身感受，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表现出当代中国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极富生活气息和观赏价值。

柏林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中国画展

本报讯 （驻德国特约记者何文波）1月6日，百余位观众踏雪来到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参加一场中国画展的开幕式。

画展作品出自两位旅德中国女画家之手。袁丽莉的水墨画展现壮观神奇的山水风景，体现中国文人画的优良传统。从她描绘的自然风光里，人们可以感悟道家所提倡的天人合一。当天展出的作品都配有一首古诗，并且译成了德语，使德国观众也能领会这些水墨丹青中饱含的诗意；孙颂文多年来潜心从事绘画事业，她的国画作品以人物为主题，突出传统国画技法与现代意识的结合，在德国有一定的影响力。

开幕式结束后，现场观众欣赏了两位画家的作品。克劳斯·帕普是柏林艺术大学的一名学生。他说，自己对中国水墨画有所了解，非常喜爱中国画所展现的优雅、宁静、和谐的气氛。当天展出的画作中，有些极具传统韵味，有些又在技法、材料、用色方面取法西方的绘画艺术，显得颇具创造力，因此不少观众表示，很喜欢这种新颖的表现方式。

◀ 1月7日，舞台剧《秘密花开了》在台北花博会美术公园展区的舞蝶馆首演。

《秘密花开了》改编自几米的绘本作品，表演融合了扯铃、舞蹈、戏剧等元素，是台湾知名剧场导演魏瑛娟与舞铃剧场为台北花博会特别制作的新剧。（新华社发）

外交官笔记

在坦桑尼亚感悟生若夏花

傅岩松

“圆月亮，扁月亮，都是月亮；从年头，到年尾，都是夏天。”初到坦桑尼亚，我曾经打趣地写下了这样的话。前半句是指，无论阴晴圆缺，无论身在故乡还是他乡，抬头望见的都是同一个月亮，既解乡愁，也生乡思；后半句则是说，地处热带非洲的达累斯萨拉姆实在过于炎热，既没有季节的转换，也没有冷热的温差，一年到头，穿一件短袖衬衫就可以打发。

不过，这火辣辣的日子也自有它的好处。好处之一就是眼中永远不乏葱郁的绿色和娇艳的花朵——在这里，盎然浓烈的生机随时随地都在愉悦着你的身心，让人在不经意的花开花落间感受生命的昂扬怒放。初来的第一年，我每天都躲在使馆办公室里，忙忙碌碌，对这个生机勃勃的世界几乎没有丝毫的留意。

期间回国休了一次假，被安排了一次体检，结果令我十分震惊——几乎各项指标都严重偏离了正常值，走向或高或低的极端，而锻炼身体、少吃肉食、减轻体重则是医生建议的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于是回到坦桑尼亚之后，我也加入到馆员们在小小的馆区内快步走的行列，边走边看，走一路看一路，才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座树木葱茏、错落有致、长满了奇花异草的热带植物园。

到底是在热带，我大致数了数，馆区里的植物少说也有50种以上，大概一半开满各色鲜花。我查了查资料，只有少数几种能对得上名字——纤细的白色文殊兰幽幽地开放在巨大的绿色叶片中，那里是雨后蜗牛喜欢攀爬停留的地方；游泳池边的朱槿在风中颤颤巍巍，探头探脑地看着每天游泳嬉戏的人们；官邸对面的凤凰木，圣诞节来临之前满树花团锦簇，像火焰燃烧一般红艳；公寓门前架起的三角梅，每一次剪枝都只剩下几片残叶，却能很快叶繁花茂；难见萱草开放一次，一旦开放即明艳动人，而萱草叶则是满院信步的东非陆龟的美食；还有每到收获季节便噼噼啪啪往下掉果子的芒果树和生长在海崖边儿、天天被海风吹打的松树和红树……它们展现的真正是生命的适应性和顽强。

花在眼里，情在心中，令人不由得想起泰戈尔所说的“生若夏花之灿烂”。花草树木的荣枯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展示自我、绽放自我的过程呢？过去，我们常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当做消极悲观的人生观来批评、批判，其实关键在于从哪个侧面、哪个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如果我们抛弃“人类为王”的潜意识，相信世界上的生命具有相似的本质，恐怕在对待很多人生问题上，人类还真是有许多方面需要向花草学习。

看看那些在热带盛放的花草就会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不抓紧时间展现生命的华彩，而把生命徒耗在与他人的比较之中，那么自己永远也得不到盛开的机会。只要自己付出了努力，绽放在蓝天白云之下，又何必在乎他人是否比你更加鲜艳呢？

既是生命，就有盛有衰，生机盎然也并不总是意味着没有萧条肃杀。使馆办公楼前的那棵巨大的菩提树独木成林，十几个人在树下乘凉，抓着树枝打秋千都不在话下，但却在极盛之时突然落叶飘零，只不过片片飘落的不是黄叶，而是盛时的绿叶，这也许才是热带生命的特色吧！（作者系前驻坦桑尼亚使馆武官）

喜忧参半：贵州水族歌舞音乐印象记

周凡夫（香港）

贵州省荔波县和三都县位于贵州高原和广西盆地的过渡地带，不仅保留有特殊而完整的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生活在这里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基本上保持着原生态的面貌。年前，我随同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锦辉中小学师生到这里进行文化考察，欣赏到了水族原生态的传统歌舞表演和乐器演奏，但也亲身感受到中国少数民族在快速发展的现实世界中，生活上、文化上所面对的冲击。

作为“香港青少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研习考察计划”内容之一，考察活动由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协会（香港）主办，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协办，得到了文化部港澳台办公室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的大力支持。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大家深入贵州水族文化原生地，考察和研习水族生活习俗及文化艺术，收获颇丰、效果良好。

这次考察虽然不是音乐采风之旅，但在考察过程中，却仍旧接触到不少水族的音乐和歌舞。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水族音乐和歌舞基本上保持着原生态的面貌，尚未受到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流行音乐化”的影响。

在九阡镇水各村小学，学生们演唱的迎宾歌曲和舞蹈表演，仍是很地道、很粗朴的原生态歌谣。在不大起眼的操场一角，围墙上有不同年级学生用粉笔绘画的宣传栏。让人感到有点惊讶的是，所绘画的内容全部都是有关水族文化的材料，但混杂了汉文和水文字来表达。其中还写有《敬酒歌》的歌词和绘有水家妹子敬酒的图画，虽然歌词的句法行文很特别，看得不大明白，但依旧可以推断出大致的意思。

从几个方面来看，今日的水族各村寨可以说仍然有着对水族文化的保护意识，但这种情况能坚持到哪一天便很难说了。以音乐为例，这次考察中所看到和听到的，基本上保持着原生态的面貌。在近年来被搬上舞台的所谓“原生态”音乐表演多到几乎泛滥的情况下，经此一对照，便知那些其实是经过加工，大大扭曲了原生态面貌发展出来的“新产品”。然而，这些“新产品”却具有市场。再加上荔波地区的“中国南方喀斯特”荣登《世界遗产名录》，加大旅游发展已是必然之势，水族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歌舞音乐，必然面对重大冲击，原生态的状况能维持多久实在让人难以乐观。

事实上，此行探访的两个水族村寨已经被现代商品文化所“侵蚀”。据随团的北京民族文化研究学者王学文所言，不久前他初到水利大寨，水泥砖石的楼房仅有一幢，但现时所见，这些现代化的楼房已经举目皆是，分布于传统的透风木制楼房中。这种现象当然可以视为进步，但如果不加以科学规划和管理的话，可以预见的是，水族传统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半高脚”木制楼房将会在这种冲击下逐渐消失（可能日后要特别搭建让游客参观的示范屋）。而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歌舞，同样也会因为通俗流行歌舞的“侵蚀”而逐渐失去简朴的本质，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音色的乐器亦会因为后继乏人而被淘汰。

由此可见，要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条件，当地政府应该有一套长远规划。根据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即使不限制改建传统住房，亦应另盖新的住房让迁出者安居，同时征收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楼房，连同周边景观改作展示馆、博物馆等。现时这种并无周全规划的发展确是让人担心，而依存于生活形态的“活”的音乐和歌舞文化，如何能够在水族人生活状态改变下得以避免流行音乐的干扰，更是让人忧虑的事情。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很多文化在经历发展、变质后，最后走向了消亡。为此，如何唤起更多人关注这些濒临消失的原生态音乐文化遗产已是当务之急。

原生态的水族歌舞

■ 中国文化报社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中心(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广告部(010)64293890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网址:http//www.ccdy.cn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115号(1-1)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1.00元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